

网络语言对汉语生态的影响

刘炎飞

(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宣传部,湖南 长沙 410100)

摘要:网络已成为现代人生活中主要的交际方式,网络语言应运而生。网络语言脱胎于现代汉语,但在现代汉语的基础上发生了很多变异现象,已成为流行于网络社会中的一种语言变体。网络语言虽然在丰富汉语系统的词汇、汉语的表达方面有积极作用,但同时也对汉语生态的和谐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。

关键词:网络语言;汉语;生态;影响

中图分类号:H1-0

文献标志码:A

文章编号:1674-5884(2014)07-0169-03

“语言生态”这个术语是由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豪根(Haugen Einar)在1971年提出来的,是指特定语言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。在自然生态环境中,各种生物之间的竞争很激烈,同样在语言生态系统中,各种语言的竞争也很激烈^[1]。世界上的语言同世界上一切生物一样,优胜劣汰。语言之间的接触和矛盾、相互影响和渗透,犹如动物之间的生死斗争,处于有利地位的语言得以保存,处于不利地位的语言则走向消亡。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革新,网络已成为现代人主要的交际方式,网络语言伴随着人们在网络环境下的交际应运而生。网络语言脱胎于现代汉语,但在现代汉语的基础上发生了很多变异现象,已成为了流行于网络社会中的一种语言变体。网络语言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及其强大的扩散能力,逐渐向现代汉语渗透,并对汉语内部生态正在产生深刻影响。

1 网络语言的一般特征分析

关于网络语言的界定,学界一般将其划分为两类:一类是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专业术语,另一类是网民在网络交际时所使用的语言。本文讲的网络语言是指网民在网络交际时所使用的语言。网络语言是在网络这种特定的语境下产生的,网络语境给予了网民交际高度的开放性、自主性、虚拟性,这种特殊的传播环境,结合网民的年龄、性别、职业等外部因素,就形成了一种新的语言变体。这种语言变体主要具有以下四个特征:

第一,语言游戏化。故意使用错别字,如“俊男”写作“菌男”、“版主”写成“斑竹”、“邮箱”写作“幽香”等;肆

意扭曲词语,如“贤惠”表示“闲在家里什么都会”、“神童”表示“神经病儿童”等;滥用方言,如“人”不叫人,叫“银”;“我”不叫我,叫“偶”;“什么”不叫什么,叫“虾米”;合音变异,如“这样子”用“酱紫”来表达,“酿紫”表示“那样子”、“表”表示“不要”;拆字猜谜,如用“走召弓虽”来表达“超强”的意思。从上述实例看,网络语言无不带着强烈的游戏色彩。引起网络语言游戏化的主要动因在于:一是网民都相对年轻,其中学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,他们崇尚个性,喜欢轻松、自由,在当下学习压力大、竞争激烈的环境下,在网上使用游戏化的语言可释放压力、放松自己。二是这种游戏化的语言在网络环境的滋润下,被无数网民追捧、转发和模仿,往往一夜之间就成为了网络流行语,这能给词语创造者带来很大的成就感。因此这种游戏化语言如雨后春笋,层出不穷。

第二,语言新奇隐喻化。认知语言学家Laskoff和Johnson认为,隐喻是人类重要的思维方式和语言工作机制,隐喻性语言是隐喻性思维的反应。网络环境下,人人都是麦克风,可自由表达,人的主观能动性和隐喻思维能得到充分发挥,因此网络语言的生成大部分是隐喻思维的结果^[2]。隐喻语言分为概念隐喻和新奇隐喻,认知语言学家根据语言的相似度等参数,认为相似程度越小的隐喻,就称为新奇隐喻。网络语言新奇隐喻化现象众多,看起来往往觉得新颖、怪异、雷人,如用“恐龙”来隐喻“长得丑的女孩”,用“青蛙”来隐喻“长得丑的男人”,用“大虾”来隐喻“网络高手”,用“老孔”来隐喻“假正经”等,这类语言显得有点夸张,但又很形象生动。此外,还有用数字隐喻:如“54430”代表“我时时想你”,“1414”代表“意

思意思”，“286”隐喻“低智商”。用专有名词隐喻：如“你说的是啥啊？这也太哈姆雷特了吧”中的“哈姆雷特”是隐喻对方说的话让人无法理解。网民大部分都相对年轻，他们想象力丰富、隐喻思维活跃，又有求奇求新心理，只要事物间有丝毫相似之处都能被他们捕捉到，然后放大，因此网络语言会出现新奇隐喻化^[3]。

第三，语言借用和语码转换现象普遍。语言接触是导致双语现象或语码转化现象的动力源^[4]。网络使世界各民族各地区的人们交流更方便、快捷、频繁和紧密，相互影响更大。人们为了适应全球化趋势和网络交流，自觉不自觉地改变自己的语言文字习惯，直接借用外文词中更富于表现力的新词汇，或混码使用。一是字母词日益增多。如“YY”表示意淫的意思，“PS”表示补充说明、备注的意思，“HD”表示厚道的意思。二是语码转换现象大量出现，如 Hold 住、我们太 out 了等。

第四，语言符号简单直观化。由于网络交际双方是即时、非面对面的、匿名的交流，为了弥补肢体语言的缺席，网民在交际过程中，往往会借助键盘上的符号来直观表达情绪，如：-) 是抛媚眼；:- D 是非常高兴地张嘴大笑；:-) 这是最普通的笑脸，通常加在句尾或文章结束的地方，表示开玩笑的意思或表示微笑；:- > : > 是一张邪恶戏谑的嘴脸；:- O 是“哇！”表示吃惊或恍然大悟。这些语词都是从直观入手，抓住那些直接作用于人体感官的外观表象特征，利用键盘提供的符号系统，形成一种“象”，使语言情绪直观化。此外，语言经济中的省力原则驱使语言简单化，如汉字缩略、拼音缩略、英文缩略等现象^[5]。如 2013 年网络流行词语“人艰不拆”，是“人生已经如此艰难，有些事就不要拆穿”的缩略形式，来自林宥嘉《说谎》(作词：施人诚)。“我伙呆 / 我伴都呆”是“我和小伙伴们都惊呆了”的缩略形式，来源于一位小学生的作文，并且其中的“小伙伴”的语义已经泛化了。“累觉不爱”源自网上一热帖，一名 95 后男孩感叹“很累，感觉自己不会再爱了”，引发一众屌丝青年齐吐槽。

2 网络语言对汉语生态的影响

语言生态与自然生态有相同之处，如自然生态环境中各种生物之间形成了一种生态链，它们彼此相互依赖、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，同样，语言生态系统中，语言与语言之间也是相互影响、相互依赖，也会因为社会环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，语言的生态环境因此有所改变，汉语在具有高度的开放性、自主性、虚拟性的网络传播环境中形成了一种新的语言变体，当前，这种语言变体——网络语言对汉语生态系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。

2.1 积极作用

第一，丰富了汉语的词汇系统。词汇是语言中最活跃的要素，同时也是最能敏感地体现社会发展与变迁的一种要素。由于网络对信息的反应最敏感、最及时、最直接，传播速度最快，所以，近年来，反映社会新事物、新现

象的新词新语都率先在网上出现，在其强大扩散能力的驱动下，大量地被传统媒体使用，得到了老百姓认可。据统计，近 5 年中每年都有 500 个以上的新词进入汉语系统，这其中有些词语在大浪淘沙中逐渐沉淀了下来，成为了现代汉语的一般词汇。如“给力”这个词是 2010 年的网络流行词，源于日本搞笑动画《西游记 - 旅途的终点》的中文配音版，是有作用、给劲、带劲的意思，在 2010 年世界杯期间，开始成为网络热门词汇。该词语已被收录于《现代汉语词典》(第 6 版)中。另外，像宅男、宅女、劈腿、雷人等网络热词也被收录于《现代汉语词典》(第 6 版)，大大地丰富了现代汉语的词汇^[6]。

第二，使汉语表达更形象生动。如 2010 年流行的热词“蒜你狠”，这是源于大蒜价疯涨超过 100 倍，价格超过肉和鸡蛋的现象，这个词从字面上就生动形象地描述了大蒜价格昂贵的现象。“范跑跑”源于 2008 年四川汶川地震时，四川隆昌县教师范美忠，因不顾学生安危，第一个跑出教室而得名的，生动地传递出老百姓对这种不良师德现象的强烈不满。如 2013 年的网络流行词“女汉子”，是指一般行为和性格向男性靠拢的一类女性，形象地表达了女性体现出来的言行粗鲁、个性豪爽、独立、有男子气概等大众认为女性不应拥有的特质。这些词语形象生动，让人耳目一新，又容易记忆，同时还充满了趣味性、幽默感，很有感染力，因此深受大众的追捧。

第三，使语言更具亲和力。近年来，一些网络语体疯狂走红，如“淘宝体”，最初见于淘宝网卖家对商品的描述，其亲切、可爱的方式逐渐在网上走红并被用于诸多场合，以营造亲切、愉悦的氛围。如“亲，熬夜不好哦！”“亲，包邮哦！”等，这种带给人亲切感的交流方式，已被人们运用于日常生活中，甚至也被运用于正式场合。如 2011 年 7 月南京理工大学向录取学生发送“淘宝体”录取短信：“亲，祝贺你哦！你被我们学校录取了哦！亲，9 月 2 号报到哦！录取通知书明天‘发货’哦！亲，全 5 分哦！给好评哦！”很多学生看到这条短信都“噗”地笑出声来，学校与考生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。还有在外交部微博招聘、交通安全宣传、联合国催债、城管执法等场合都有运用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，改善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

2.2 消极影响

第一，使方块字不再是汉语语言符号的唯一。网络使语言接触越来越频繁，越来越便利，因此语码借用和语码转换现象大量涌现，曾有人形象地将网络语言符号用公式表示为“网络语言符号 = 汉字 + 数字 + 图形符号 + 外文 + 其它”，目前，这样的符号形式不仅仅流行于网络，而且已进入人们的口头表达甚至书面表达中，有些字母词已成为了汉语表达的一部分。据了解，2012 年出版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(第 6 版)收录了 239 个以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，这就标志着汉字不再是记录汉语言的唯一符号，这对汉语的纯洁性已构成了一定的挑战^[6]。

第二，为外来语素进入汉语系统发挥了中介作用。

自然生态环境中,各种生物时时处处都存在着激烈的竞争,语言生态系统中的各种语言同样竞争激烈。英语在全球语言系统里本属强势语言,已成为全球交际的通用语言、被现代大部分年轻人所掌握的第二语言,因为网络环境的宽容和不被约束,大量的英文语素在语言接触中进入了网络语言,同时也因为网络语言强大的扩散能力,这些英文表达能很快被广大民众认可,最终进入了汉语系统,并成为汉语系统的一部分。诚然,语言借用古已有之,但以前的借用有一个汉化的过程,但现在的借用已发展到直接应用,甚至在语法规则上也借用,如“休息ing”“工作ed”等,这就让人对汉语的健康发展不能不产生忧虑了。

第三,对汉语习得产生障碍。据《中国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》显示,网络使用者有相当一部分是学生,网络语言给中小学生带来的影响已然显现,现在一些中小生口中流行的新奇词语,往往让上了年纪的人听了不知所云。甚至在他们的书面表达中网络语言也是大行其道,如湖北武汉的一位中学生写了一篇文章,连老师看了都是一头雾水。“周末,读大学的GG(哥哥)回来,给我带了很多好东东,都系‘偶(我)’;非常‘稀饭(喜欢)’的。那‘酱紫(这样子)’;‘偶(我)’就答应GG陪他去逛街吃KPM(肯德基、皮萨饼、麦当劳)……”还有长沙某中学学生吴湘雨是初三年级的优秀学生,她说,过多使用网络词汇让自己变得“词穷”了,语言表达很单一。笔者也在教学过程中发现,受网络语言的影响,2010年以后入学的大学生汉语表达能力明显比前几届差很多,文字表达不规范、不完整,病句、错句、歧义的现象层出不穷,经常张冠李戴、错字连篇。人的语言习得和语言运用水平的提高依赖于—

定的社会环境,没有良好的社会环境,相当部分人特别是学生的汉语习得和运用能力会受到很大的影响。

3 结 语

自然生态环境中的各种生物始终处于一个动态发展过程之中,语言生态系统的各种语言也是如此,因为它是变化不定的,在某一时期、某一地域,会因为某些原因朝好的方向发展,也可能朝别的方面或不好的方面发展,而这些发展变化可能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及经济。综上所述,网络语言的出现,从辩证的角度看,对汉语的健康发展有积极的作用,同时对汉语内部生态系统的破坏也是不可小觑的,因此,对网络语言进行研究,对其引导规范,给予汉语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,这是我们必须共同关注的一个课题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蔡永良. 关于语言生态学[J]. 上海理工大学学报, 2012(9): 211-213.
- [2] 刘炎飞. 网络语言研究中的认知观[J].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, 2013(9): 36-38.
- [3]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.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[Z]. 2013(6): 21-22.
- [4] 冯广艺. 论语言接触对语言生态的影响[J].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, 2012(9): 46-47.
- [5] 刘念. 网络流行语的语言经济学原则[J].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, 2004(3): 32-38.
- [6] 现代汉语词典(第6版)[Z]. 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2012.

(责任校对 谢宜辰)